

Xue Tao's Works Pictorial

薛涛

名作
画册

雁叫寒林

薛 涛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雁叫寒林

Yan Jiao Hanlin

薛 涛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薛 涛 2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雁叫寒林 / 薛涛著. — 沈阳 :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 2018.1
(2018.2 重印)
(薛涛名作画本)
ISBN 978-7-5315-7377-7

I . ①雁 … II . ①薛 … III .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9523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张国际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110003

发行部电话：024-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024-23284269

E-mail：lnsecbs@163.com

<http://www.lnse.com>

承 印 厂：辽宁一诺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总 策 划：张国际 薄文才 纪兵兵

责 任 编辑：纪兵兵

助 理 编辑：石 旭

责 任 校 对：段胜雪

封 面 设计：段颖婷 谢沛君

版 式 设计：段颖婷 谢沛君

插 图：周杨翎令 韦秀燕 曾学清

责 任 印 制：吕国刚

幅面尺寸：170mm × 220mm

印 张：7 字数：88 千字

出版时间：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8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15-7377-7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冰河在雪原流淌

代序言

儿童文学的文化与远方

薛涛

将近 40 年前的一个冬天，可能是寒假的第一天，一个少年把自己丢进苍茫的大平原。他并非漫无目的，而是沿着一条结冰的河往东南走。这条冰河连接着远方的山峦，山下是少年的乐园。

这个独自在原野中旅行的少年就是我。

我在原野上缓慢前行。入冬后几场大规模的降雪给大地披上新装，平原变雪原，山峦变雪山。这片雪原可能是从天而降，中间零零星星藏着一座又一座村落，无一例外都是星辰的名字。我从“太阳”出发，一个小时后才到达“月亮”，因为我脱离冰河上岸，在“日月”耽搁了将近半小时。我干什么去了呢？我拜访了我的同桌。她是一个女生，名字叫马玉杰。听听这个名字多普通，可是我当时认为那是一个美的符号。她的奶奶是当地有名的萨满，曾经从“日月”来“太阳”治好了我表哥的怪病，这让我对她全家都充满了神秘感和好感。我和马玉杰的对话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一个细节——把一张紫色的五角钞票送给她。她问我为什么要送钱，我说

本来要买个礼物送给她，没买到满意的，就直接送钱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我把送她的礼物“变现”了。马玉杰不停追问我送钱的理由，否则就不接受这份馈赠。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理由，便说反正这笔巨款是你的了，你也不要过意不去，每天对我笑笑就行了。你们看，我小时候都干了些什么，我居然向一个女孩子花钱买笑，我显得太低俗了。

走过“月亮”时，我还想着“日月”的女生。这样牵牵绊绊地走着，转眼便把“五星”丢在了身后。这时，雪原铺到了山峦下面。冰河也在那里弯曲不前，冰河的源头好像到了。我嗖地飞进山下的小镇。我的星际旅行结束了，终点就是我姥姥家。

小镇在冰河的上游，山峦的脚下。小镇是我童年的精神宝库。

马玉杰的奶奶当年也曾经莅临过姥姥家隔壁的院子。我挤在人群后面什么也看不见，可是腰铃发出的零碎响声弄得我魂飞魄散，连续几天都迷迷瞪瞪的。就算现在说到这个话题，我还是被那种神秘的宗教气息笼罩。萨满，一个古老的宗教，一度长期盛行于北方原野，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价值观。人们笃信心灵感应、万物有灵，连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柳树都被人们视为“神树”加以供奉。狐狸和黄鼠狼也被人敬畏，以精神庇护者的身份招摇过市无人敢管，即使今天飞扬跋扈的城管对它们也应该敬让三分的。漫长的冬季，雪原上的人们祈福于它们，期冀来年雪化春来一切顺意。我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并逐渐建立起对世界对万物的看法，所以在我

的小说里常有幻想成分。这不是学来的，与蒲松龄没有关系，与马尔克斯也没有关系。

9岁那年，一个坏消息从冰河上游的小镇传来——我25岁的大舅死于肾小球肾炎，这个坏消息让我和母亲悲伤多年。母亲那时候在一所中学任教，有一天，我看见过她拎着教案在教室外面的一个角落流泪，擦干眼泪后再走进教室朗读诗文。她的声音清亮悦耳，当她读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我也哭了。那段时间，我时常怪罪马玉杰的奶奶——我舅舅病倒时你在哪里？你都做过些什么呢？你不是包治百病吗？从那年开始，我的美学世界里多了死亡和哀伤，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基调。

故事讲完了。它们好像不是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些记忆的碎片，是雪原上面残留的文化碎片。

太阳、月亮、日月、五星……从星际坠落在雪原。雪原上面还有一个渺小的我。我不是一般的我，我是来自星星的我，除了散落的星辰，还有一条银白的冰河在雪原流淌。冰河起于长白山的一道余脉，止于远方的地平线。跟随冰河流淌的还有少年的脚步，还有生与死的悲怆、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息。

后来，那个来自星星的我成了一个写作的人。我也想写一个简单的故事，写写简单的快乐，写写简单的小悲伤。我做不到，我的血液跟随着一条冰河流淌过，沾染了雪原上的气息，当然我又不至于把故事写得晦涩难懂。雪原上奉行至简主义，繁复与枝蔓都被大雪洗涤了、过滤了，留下的是明朗的情绪、刚健的线条、大悲怆或大团圆。

生活在别处，文化在远方。我偏居东北，多年来在雪原上缓慢挪动脚步，靠的是雪原与冰河给我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文化自信，它根植于一片土地，根植于一个独特的文化。上个月，大批候鸟从遥远的南方——福建、江苏回到东北故乡，其中也有从湖南回来的大雁。它们如何导航回到遥远的东北故乡，至今还没有一个科学定论。我认为引导它们回归的是乡愁。它们撤离时一定见识过东北秋天的绚烂，这些风景便成为乡愁。留下越冬的鸟则沿着弯曲的冰河在雪原上空飞来飞去，它们的食物就埋在雪地下面。它们的飞行并不完全为了食物，而是因为风景。这片大地上的冬日胜景足以令它们乐此不疲。如果它们继续飞下去，向东是大片的森林，向北则是无边的沙地和草原，这些足以慰藉雪原寒冬中的饥饿与寂寞了。

我也是一只固执的留鸟，饥饿忍受了，寒冷忍受了，只因为留在这里才有力量。我坚守的这块土地不在世界的中心，然而没有这块土地世界不会精彩。

2017年4月5日长沙
中国儿童文学原创论坛

目录

雁叫寒林	1
稻场笛声	32
钟声不止	50
惊喜	79
河澡	88





雁叫寒林

—

再一次见到老人时，他明显变老了。他似笑非笑地爬上地面迎接他的客人。他的苍老在雪地的背景下藏不住了。

皱纹满脸都是，连耳垂都堆积了褶子；胡须泛滥成灾，从下巴一直漫到鼻子两旁，占据了大半张脸。他越来越像一个通常的导演的样子，比如朱导演、马导演、牛导演、杨导演，或者签名潦草的二三流画家。

山中的寒来暑往还是把他的年龄捎走了。他是一点点变老的，身边的高大乔木都知道。它们的眼睛长在腿上和胳膊上，专门看见细微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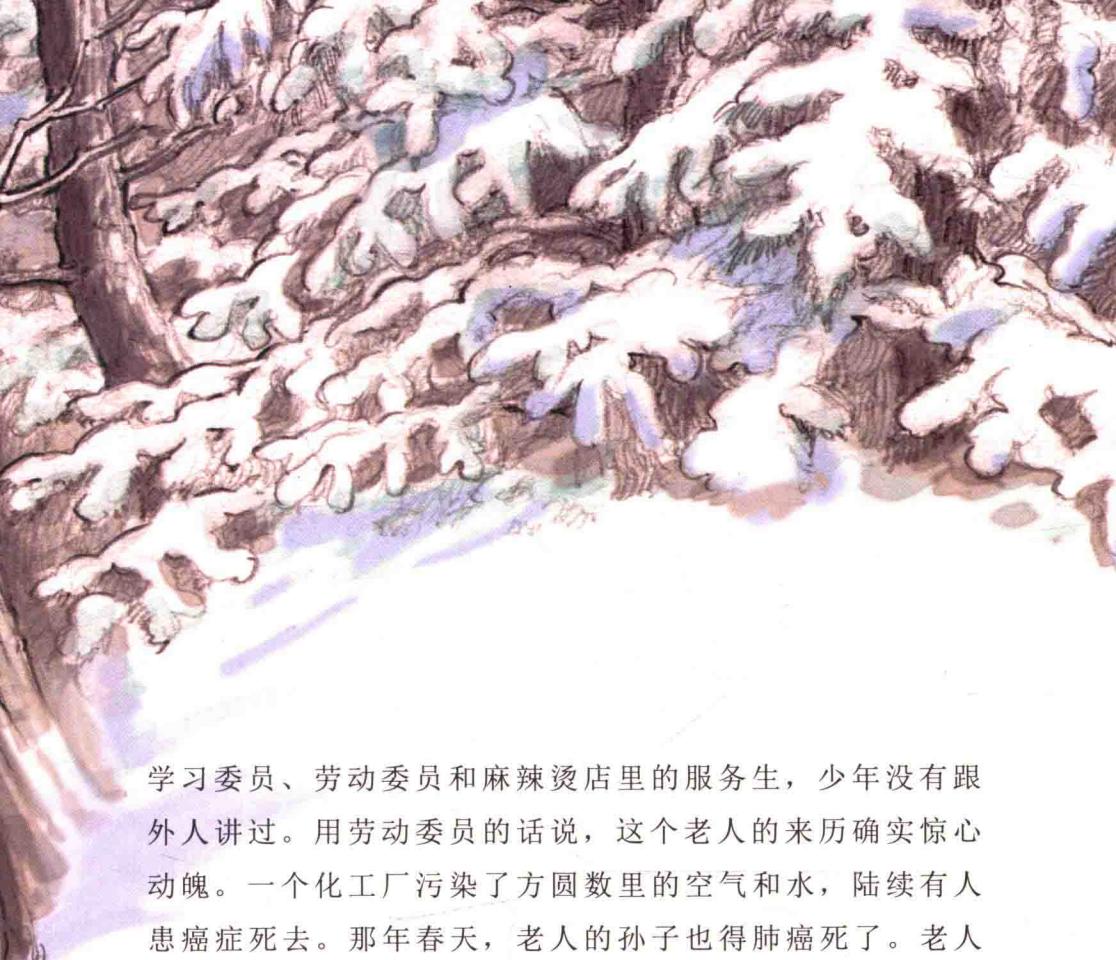
—

他的癖好没变，常年远离人烟，在山林中寻找几年前坠落的一颗星星。

A watercolor-style illustration of a winter landscape. In the center, two figures wearing heavy coats and hats are walking through deep snow. Bare trees with dark branches frame the scene from the left and right. The background shows more snow-covered ground and distant, hazy hills under a light sk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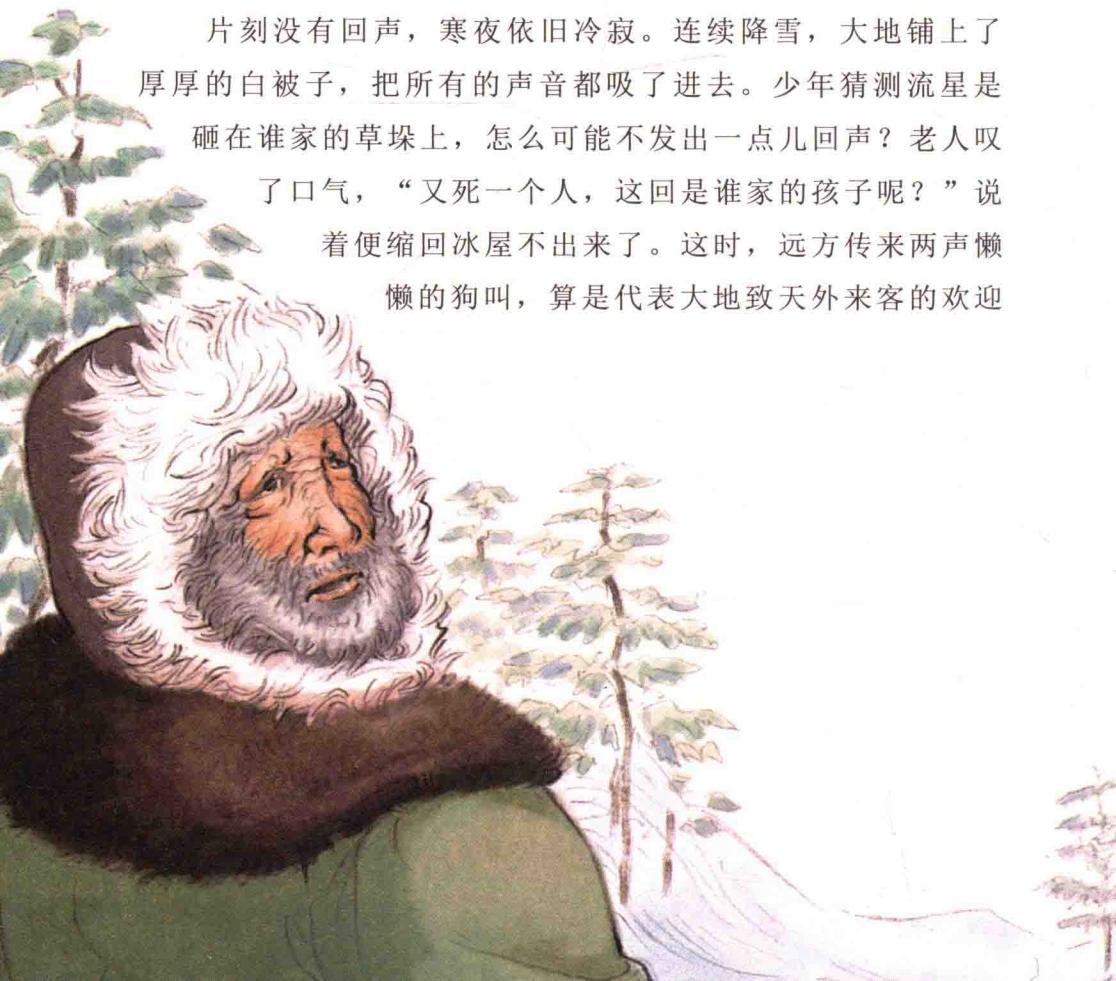
他懂些天文知识，那颗星星在坠落时肯定燃烧殆尽，变成了一块不大的陨石。他不太会辨别陨石，只要是造型特异、留着腐蚀纹理的石头就带回来。石头越来越多，渐渐地把他的营地圈起来了，远远看去很像一座神秘的石头阵。这还不算，他还悄悄地摆到几条秘密小道上，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路标。少年就是凭借着断断续续的石头找到他的。老人用石头为少年摆出了一条路，这条路线在雪地上模糊可见，外人却不易察觉其中的奥妙。

老人的行踪是个秘密。除了同桌、



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和麻辣烫店里的服务生，少年没有跟外人讲过。用劳动委员的话说，这个老人的来历确实惊心动魄。一个化工厂污染了方圆数里的空气和水，陆续有人患癌症死去。那年春天，老人的孙子也得肺癌死了。老人去化工厂讨说法，被暴脾气的保安打伤。老人回家喝闷酒，喝到半夜怒火中烧，索性摸进化工厂放了一把火。江苏的老板成了穷光蛋，他成了纵火犯，逃进山林。山林里的生活一点儿都不枯燥，老人一边逃避追捕，一边寻找天上掉下的那颗“星星”。

“地上死个人，天上掉颗星。我孙子死的时候，天上



就掉下一颗。我得把这孩子找回来……”老人仰望星空，浑浊的双目闪着亮光。

这句话少年听了不止一遍。它是老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命哲学。少年对这个说法一直表示怀疑。假如这个说法是对的，天上的星星早就掉光了。少年很想跟他讨论一下，可是他的表情固执，少年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

星空冷寂，又一颗星星掉下来，砸向大地。他马上示意少年，“嘘……”目光紧紧地锁住星星下落的轨迹，他想听见星星砸出来的动静。

片刻没有回声，寒夜依旧冷寂。连续降雪，大地铺上了厚厚的白被子，把所有的声音都吸了进去。少年猜测流星是砸在谁家的草垛上，怎么可能不发出一点几回声？老人叹了口气，“又死一个人，这回是谁家的孩子呢？”说着便缩回冰屋不出来了。这时，远方传来两声懒懒的狗叫，算是代表大地致天外来客的欢迎

词了。两声狗叫，也慰藉了老人的孤寂。

雪漫山林，一切变得冰冷、简单，连嘘寒问暖都省略了。

“瘦子跑到哪儿去了？他不是一个好侦探，总是南辕北辙……”老人把冰屋的门封死，压上一块狗皮。

老人很担心瘦子。这样的天气连大地都冻裂了，能把人冻僵。这些年，瘦子成为他唯一的陪伴。其实他俩就是你死我活的死敌，可是一旦长时间没有瘦子的踪迹，他就会空虚，心里没着没落。这个秋天里瘦子又“失踪”了，可见他又一次误入歧途，越追越远了。

三

瘦子的生活轨迹从来没变过，继续走在寻仇的路上。

他的化工厂被烧，当天就破产了。他走上了配合警察追捕纵火犯的道路。就这样，他从一个胖老板变成了一个瘦子，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干脆自称瘦子。他踏遍东北的山山水水，今年秋天到达漠河。望着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他绝望了，最终他选择顺黑龙江朝着下游疾走。后来，几个弟兄给他透露过一点儿信息，说是在二道江一带的老林子里有个捡石头的怪人。他一分钟都没耽搁，赶紧从黑河赶过来，顶着第一场雪钻进老林子。

一个水潭成为他重点监控的区域。这次，猎人和猎物先后发现了对方。

水潭是老人的水源。他不独占它，它同时还属于几只老鸦、



途经这里的雁与天鹅、鹿，一头野猪也曾经来这里宣示主权。第一场雪的当夜，水潭的边缘便结了一层薄冰，比迅速凋零的草木还敏感。老人再去打水时，水潭变寒潭，一只老鸦小心地立在冰上啄水喝，很不痛快。老人轻轻踢开冰层，打了一桶水走了。老鸦赶紧飞回来，痛痛快快地喝了个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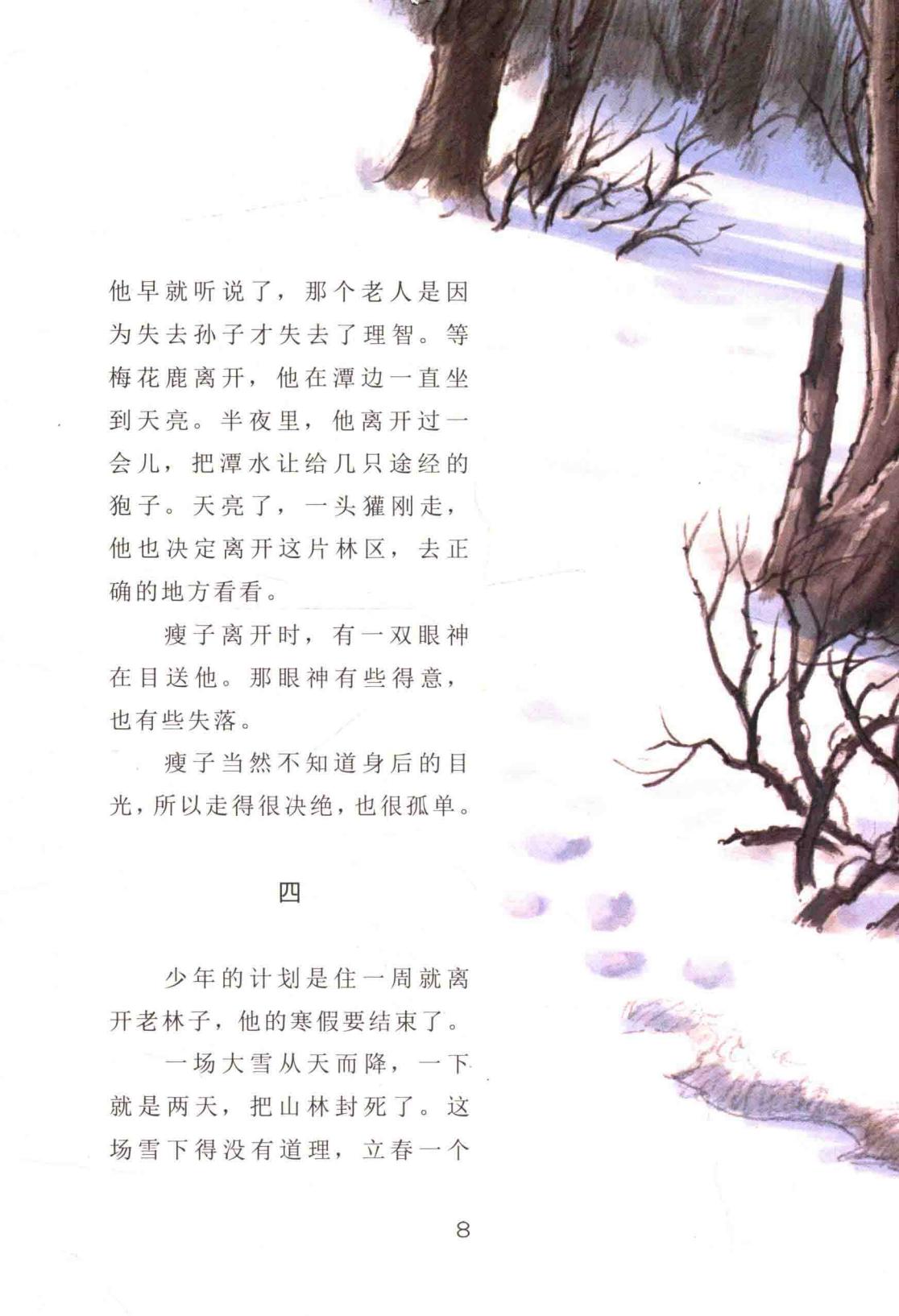
瘦子从那块破冰发现了令人惊喜的迹象，这里来过一个人，或者是一头野猪、豹子、狍子什么的。瘦子兴奋坏了，这是他进入林区后最大的收获。就这样，瘦子在寒潭附近徘



徊数日。附近的石头阵也让他颇费心思思量，在那里足足坐了一天，他几乎是坐在了老人藏身的地窖上面。老人头顶不时发出沙沙的巨响，重重地击打着老人的心脏。那是瘦子踩踏落叶的声音。

瘦子最终没有发现人的痕迹，便改道去别的林子里转悠。接下来的几天，老人不敢妄动，彻底断了烟火，猫在地窖里吃生土豆。生土豆吃起来挺甜，这是他的一个发现。

有一天傍晚，瘦子鬼使神差地又转回到寒潭附近。瘦子脚步还没站稳，便听见潭水哗哗的响声，蔽林间一看，是一头梅花鹿领着小鹿静静地舔食冰饮。他呆呆地望着，瞬间的温暖冲淡了失望的情绪，他突然理解了纵火犯当年的冲动。



他早就听说了，那个老人是因为失去孙子才失去了理智。等梅花鹿离开，他在潭边一直坐到天亮。半夜里，他离开过一会儿，把潭水让给几只途经的狍子。天亮了，一头獾刚走，他也决定离开这片林区，去正确的地方看看。

瘦子离开时，有一双眼神在目送他。那眼神有些得意，也有些失落。

瘦子当然不知道身后的目光，所以走得很决绝，也很孤单。

四

少年的计划是住一周就离开老林子，他的寒假要结束了。

一场大雪从天而降，一下就是两天，把山林封死了。这场雪下得没有道理，立春一个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rongbook.com